

传承大师文脉 铸就中国梦想

——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青年艺术家池浚

文/赵小雪

池浚,1979年生,浙江温州人,中共党员,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科研与研究生教研室主任,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浙江大学校友会理事。2003年大学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0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专业方向戏曲表演理论,导师朱文相;2013年博士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专业方向东方戏剧,导师麻国钧。师从中央民族乐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姜嘉锵先生从事民族声乐与古典诗词演唱研究;师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孙崇涛先生从事南戏与戏曲文献学研究;师从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吴迎先生从事京剧梅派艺术研究;十余年来受梅葆玖先生亲身教诲良多。

他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青年博士,他是中国戏曲学院重点培养的骨干教师,他是才华横溢的戏曲理论家,他是学术兼修的京剧梅派研究者,他是天赋异禀的民族声乐传承者,他是编剧,他是导演,他是策划人,他是制作人,他是撰稿人,他痴迷于场上,执著于案头,他就是行走在艺术道路上的青年艺术家——池浚。

音乐梦——怀揣歌唱梦想 走进音乐殿堂

从小喜爱唱歌的池浚就显现出了在歌唱方面的天赋,池浚说:“虽然父母不从事艺术事业,但我遗传了母亲的嗓音,父亲的乐感。”他八岁就作为学校大合唱的领唱登台,几年后又考上了著名的温州少艺校。尽管他后来上的是综合类的院校,但一直酷爱声乐。他曾是浙江大学文琴艺术团合唱团的首任团长;也曾获全国大学生艺术歌曲演唱比赛一等奖、浙江省校园歌手大赛美声民族组第一名;还曾举办过“浙大男高音——池浚独唱音乐会”。一向爱惜羽毛的他几乎每次演出

都要自己采集现场实况录音,短短几年录满了九盘磁带。池浚是香港歌星罗文的崇拜者,曾在香港面对面为时任浙大人文学院荣誉院长的金庸先生演唱《射雕英雄传·铁血丹心》。池浚笑谈:“别人称他‘金大侠’,我们叫他‘查院长’。”在他的青春记忆里,最深刻的就是那段燃烧音乐梦想的岁月。

2004年池浚只身来到北京求学,考上研究生后第一件事便是去拜访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姜嘉锵先生。姜先生从事民族声乐与古典诗词演唱研究多年,尽管池浚谦称自己只是姜先生门下特殊的“业余声乐爱好者”,但先生对这位“半路出家”的温州同乡颇为青睐,不仅学术上专心施教,更热忱提携和关心池浚的舞台实践。北京电视台举办的一台明星云集的清明诗会,姜先生充分信赖池浚替代他去演出;在中华诗词新作品演唱会上,姜先生更亲自带他演出;2012年池浚参加母校浙江大学115周年校庆音乐会,姜先生竟不顾近78岁高龄,亲自陪同到杭州现场指导合乐和演出,足见钟爱备至。

优越的音乐天赋条件,深厚的古典文学涵养和对于戏曲韵味的领悟,让池浚能够充分理解古典诗词演唱的精髓,并在文化层面上触类旁通,成为“中国古典诗词演唱第一人”姜嘉锵先生的传人。姜先生曾在不同场合表示:“我的学生中有一位最能得我的神韵,就是池浚。”慈父般的厚爱及艺术家的情怀,让池浚深受感动。用行动传承恩师的教诲,正是他依然积极活跃在大型音乐活动的动力。

《祈福中国梦·吉祥中国音乐会》的策划人初次见到池浚后,便认定他就是这场大型音乐会总导演的不二人选。池浚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根基和音乐素养,能将音乐会的文化内涵更好地凸显出来。他对现代多媒体舞台的熟悉,能从音乐、光影、舞台乃至服装





设计，滴水不漏地形成深具创意感而又切实可行的导演方案。音乐会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十二首曲目全部来自于传承千百年的梵呗音乐，运用多种光影技术构建梦幻的舞台，成为一场将跨界做至无痕的心灵音乐会。对于这场音乐会，池浚对自己的要求是，或许难以称得“绝后”，但一定要做到“空前”。

戏曲梦——从戏曲爱好者到戏剧理论家

池浚与梅葆玖先生结缘是一段传奇故事，1999年只有20岁的他颇为“大胆”地给梅葆玖先生写信，表达了自己对梅派艺术的喜爱和对先生的景仰。出人意料的是不到一个月，竟然真的收到了梅葆玖先生的亲笔回信，抬头写着“池浚先生”，这是池浚人生中第一次被人称为“先生”，信中言辞恳切，还附了多张签名照。那一刻，真是惊喜得让人眩晕。这封回信更加深了他对梅派艺术的特殊情感，也改变了他人的人生轨迹。

之后的书信往来中，池浚表达了自己对梅派传承的一些观点。惜才爱才的梅葆玖先生惊讶这位年轻的大学生竟然对戏曲有如此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于是特地将梅派研究专家吴迎先生介绍给他。2000年10月28日，池浚在上海第一次与二位先生相见，促膝长谈至凌晨。梅葆玖先生没有大腕的架子，而是虚怀若谷、和蔼可亲，即使对待池浚这样的后生晚辈也视若上宾。从此，池浚的心中便埋下了“要做齐如山”，研究梅派艺术的种子，正如吴迎先生所说：“不虚此行”。

池浚将梅先生视为智慧的长者和精神的导师，本科毕业考研前，池浚向梅先生请教：“我实在是喜欢戏曲，也愿意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您看我将来专业从事戏曲理论研究好不好？”梅先生稍作思考，温和而正色地说：“你一定要想好。如果你干了这行，以后觉得不合适，再退出来，那对你的人生是个浪费，如果你想好了，你就投身其中。”说到“投身其中”，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个圈，向下一指。池浚深感梅先生的坦诚相告和真心教诲，后来池浚经过慎重抉择，果真“投身其中”。

如何将梅派戏曲艺术传承并发扬

光大？池浚的博士论文让他心中传承梅派的种子发芽生长。他从学术角度进入梅兰芳的艺术世界，“从结果反推过程”，剖析梅兰芳的表演，从演剧、戏文、歌声、舞容、舞美等角度，对梅兰芳戏曲表演形态进行分析论述，形成当代梅派研究的新成果。努力为表演艺术核心的技术处理找到理论层面的思维根源，这是池浚致力研究方向。

临近博士毕业的时候，池浚申报的《梅兰芳表演美学论》项目获批北京市教委社科面上项目；获评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课题为《梅兰芳盛年代表剧目挖掘整理研究》。随后，历经四年磨砺，以梅派名剧《太真外传》为基础的京剧《梅兰霓裳》在梅兰芳大剧院震撼首演，获得极大成功。梅葆玖先生任艺术指导，中国戏曲学院周龙教授任导演，池浚担任这部作品的剧本整理改编、统筹与主题歌作词，再现精华，继承和发展传统经典，跨越时代演绎。池浚也担任了正乙祠驻场京剧《梅兰芳华》升级版的执行导演。京剧《梅兰芳华》已经形成品牌，经过池浚升级改版之后，更加融古典与现代、传统与时尚、本土与国际于一体，体现戏曲表演的本体和市场化的需求。

传承梦——感念恩师 薪火相传

今年已九十一岁高龄的浙大中文系的任明耀教授是池浚的忘年交，任老师称池浚为“虽然我没有教过，但是我最得意的门生”，嘱咐他“要多写文章，多出成果！”任老师是池浚在杭州最大的牵挂，每年池浚都要专程到杭州去看望任老师。早在2001年，正是任老师推荐池浚去拜访戏曲理论家朱文相教授，才有了池浚和朱老师这段师生之缘。那天朱文相老师与池浚一见如故，在后来给池浚的信中以“所谈甚洽”来形容当日的默契。后来池浚才知道，任老师和朱老师是从未见过面，只靠书信往来的笔友。池浚很感谢两位恩师的关爱，更感动于君子相交淡如水，却都倾其所有提携后进的无私和博大。

朱文相老师后来成了池浚的硕士导师，更是他的人生导师。池浚从中文跨专业学习戏曲表演理论，不仅是由自己探索的勇气和对戏曲的喜爱，

更是源于朱老师的鼓舞和嘱托，朱老师说：“我招池浚，就是为了将来搞戏曲学留师资。”他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对池浚说：“我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以后这个事业就要靠你们年轻一代去继承了。”每当池浚有了疑难向老师求教，老师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而且每每问一答十。池浚是朱老师的最后一位学生，堪称是朱老师治学精神的继承者和学术思想的衣钵传人。

朱老师和池浚情同父子，无论从文学转向戏曲的知识结构，还是治学态度、生活方式、处事原则，都如出一辙。朱老师仁德宽厚、遇人以善为先的大家风范和坚忍、不放纵的慎独精神是池浚做人的标杆。他说：“朱老师改变了我的一生，将我从一个戏曲艺术的爱好者，变成了一个戏曲事业的探索者。我觉得老师不曾离开。”朱老师是在作为池浚导师的任上因病不幸逝世的，其实池浚在朱老师身边的日子仅仅三年，但影响是刻骨铭心的。朱老师去世多年之后，池浚与人交谈时仍然总会谈到朱老师。

朱老师生前就将日后池浚的发展道路规划出来，至今池浚仍然行走在朱老师当年的预言中，这完全不是机缘巧合，而是运筹帷幄的“隆中对”。按照朱老师对研究领域“宽（本科）—窄（硕士）—宽（博士）”的设计，池浚在取得硕士学位后，拓展更广阔的平台，从戏曲表演理论到东方戏剧研究，成为了中央戏剧学院麻国钧教授的博士生，于2013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

麻国钧教授以中戏严谨的学风教育池浚，让他感受到做学生刻苦攻读的充实感和幸福感。麻老师的雄健豪迈充满了人格魅力，在生活上随和开阔，在学术上眼里不揉沙子，池浚却觉得他更是个慈父而非严父。为了指导池浚写毕业论文，麻老师冒雨与池浚相见，现场审阅、现场教导。每每想到那时的情景，池浚都感慨万分：“我将终生追随麻老师，学做人，学做事，学做学问。”

池浚在学术上转益多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孙崇涛先生在戏曲研究道路上笔耕不辍的勤勉态度，以及“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都给了池浚以榜样的力量。在孙老师手把手指

导下，池浚参与了《古本琵琶记汇编》编撰工作，由此打开了对古典文献的学研之门。孙老师常在池浚迷茫时为他指明航向，把视角延伸到新的学术领域，恰如指路明灯。池浚说：“孙老师总是能够解答我心中的疑惑，对我的想法给予指引和落实。”

对池浚而言，比起专业上的成绩，求学过程中所收获的感悟则是更重要的一笔财富，池浚的博士论文最后附有一篇“致谢”，致谢篇言辞真切，把走上戏剧道路上每个帮助他的人、受益的事件，都记录得诚恳感人。池浚用志虑忠纯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恩师，至亲和挚友，实为艺术家风范。有着“千顷地一棵苗”般的优越师承和得天独厚的机遇，肩负着众多前辈的期许，池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又时常感到有些惶恐：“我不敢懈怠，因为真的不想让他们失望。”将艺术传承下去是老一辈艺术家的愿望，池浚肩负使命，兢兢业业只为传承之梦。

开拓梦——讲台舞台 各展芳华

池浚喜欢人家用“认真”来评价他，这个“认真”既有他作为温州人，传承了永嘉学派“务实事功”的理念，也有浙大老校长竺可桢所倡导的“求是精神”熔铸在他的人格中。“求是”校训已深深地刻在他心中，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已成为他一生受用的处世准则。

如今身为中国戏曲学院教师，池浚承担了多门戏曲表演理论方面的专业课程教学。“坚忍不拔，孜孜以求，始终以继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国戏精神是池浚恪尽职守的力量源泉，并且身体力行地为民族文化培养传承人。他是最理解表演专业学生的理论教师，面对戏曲演员，强调表演技艺的重要性，提出“戏技合一”的理念，从表演的角度给学生最直接的解答和最实际的指导，善于用最简单朴实的说法诠释精微奥妙的理念，在戏曲表演人才培养上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受到同事的好评和学生的拥戴。

池浚致力于理论研究和舞台实践的结合，一方面开展古典戏曲文献研究，一方面从事戏曲表演艺术研究，在案头和场上两方面都有积累，时刻注重艺术的本体。在他看来，戏曲表演需



要理论支撑，事实上不存在所谓与舞台实践完全无关的“纯理论”，理论和实践从本质上其实是一回事。戏曲是实学而非玄学，戏曲学是让演员听得懂、用得上的科学。中国戏曲学院至今还将对池浚的培养作为克服理论和实践“两张皮”的范例，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戏曲学院要培养什么样的研究生？就是要培养像池浚这样有文化基础，又精通戏曲本体的人才。”

在从事戏曲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同时，池浚近年来也在周龙教授的引领下涉足创作。周龙教授是池浚的伯乐和领路人，他连续多年带领池浚参与戏曲演出的最高平台——文化部主办、为中央首长演出的《新年京剧晚会》编导工作，不遗余力为池浚创造剧目编创和制作的机会，让池浚在实践方面更快地成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池浚表示，趁着现在年轻，要多做实践工作，多搞创作，经过亲身操作而升华的理论才更能够经受住实践的检验。

多年来的忙碌拼搏，让他太多次对自己爽约，三十而立，这一次他终于把成家提到日程上来，将与相伴相知六年的女友喜结连理。

中国梦——实现人生价值 奏响时代主题

池浚在艺术的道路上付出了太多的努力，并且越努力越热爱，池浚说：“让自己的爱好成为职业，能一直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是非常幸福的。”只不过他的爱好极其广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让其中一个变成了自己的工作，还有很多可以继续做爱好，永远不会让自己枯燥无聊。一位多年的老友说他：“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一边听京剧，一边玩变形金刚的人。”

池浚始终坚信“不要把两件事简单地对立起来”，他认为博学和专攻是可以统一的，学问与情调是可以相溶的，搞戏曲理论靠的是哲学根基，写论文得益于数学思维，搞科技创新凭的是继承和考证的功底。如今池浚在所从事的领域中扮演着各种角色，或言一专多能地做着更全面的工作，不少文化活动邀请他去做策划统筹、艺术指导、编剧导演等。在池浚的世界里，自己的人生是通透的，每件事、每个身

份是和而不同、融会贯通的。跨界并不代表可以不专业，在这些领域中，池浚并非做浅尝辄止的玩儿票族，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不仅用专业的标准衡量自己，而且跟各行精英正面交锋、遇强则强，不回避、不降分。他要求自己是一个立方体，每一面都是可以代表自己的正面，没有一面是避风港。

每个词条背后都有一段解析，池浚也是个词条，解析的内涵很丰富，意义很多。池浚说：“我父亲给我取名为‘浚’，‘浚’是‘挖深、疏通’的意思，就是让我打破砂锅问到底，不断执著追求，精益求精。”池浚有很明确的人生目标，并且按照自己的规划扎实地走好每一步。他虽然年轻，但有时思想层面竟有点孔夫子所言“知天命”的意思。相信与池浚深度聊天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他思如泉涌、信手拈来，让人就像是进入一座图书馆、一所学院，给人以太多的启示和帮助。

青葱岁月不矢志，忠诚梦想不忍欺。作为多年来怀揣艺术梦想的新一代艺术家，谈及梦想，池浚说自己更注重梦醒时分。梦想是一个展望的目标，实现梦想就要靠认定目标努力拼搏。池浚很认真地说：“每一个人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力量为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作出或轻或重、或多或少、或远或近的贡献。”这绝不是故作担当，而是一种责任的境界，哪怕力量微薄，也要做正能量。一路走来，池浚的经历是个平凡的奇迹，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过或即将经历的；池浚是个有梦的人，每个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梦。只要人人都用心筑梦，小小的自己就能让大大的中国梦——梦想成真！

池浚主要成果：

参与编导文化部《新年京剧晚会》，导演《祈福中国梦·吉祥中国音乐会》、正乙祠驻场京剧《梅兰芳华》升级版，剧本整理改编、统筹京剧《梅兰霓裳》、统筹小剧场实验戏曲《还魂三叠》等。曾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级和省市级科研项目，参与多部著作编撰和多部戏剧、音乐创作，举办多场学术讲座与音乐会，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作为特约撰稿人在《京华时报》发表剧评数十篇，获“全国教师教育科研成果评选活动”特等奖。

